播客靠什么走红走远

周 逵

艺文观察

通勤途中听一场读书对谈，家务间隙听一个职业故事，周末午后打开一场视频长谈……播客，这一依靠“两人一麦”完成表达的新兴数字内容，正以不同方式嵌入我们的文化生活。早期的播客像一位贴心的电台老友，创作者多是“为爱发电”，如今逐渐实现从“听”到“看”的进化。一些公众人物开设视频播客，长达数小时的交谈吸引更多关注，也带来有关表达方式和内容质量的热议。

从“小众”走向“大众”，从“听”到“看”，播客的走红为内容创作带来哪些启示？在保持自身活力的同时，播客如何在满足大众文化需求中走得更远？

充分发挥声音的陪伴优势

声音是人与人交流的基本方式，语气、节奏和停顿，都能传递文字之外的感受。以声音驱动对话是播客的内核，移动收听与按需选择，充分发挥出声音的伴随优势。借助播客，人们可以自主订阅感兴趣的节目，按自己的节奏收听。不必持续注视屏幕，也没有即时回应的压力；一期节目还可以分几次听完，让同一个问题在接续的收听中逐渐展开……这种从容的接近，保留了个人空间，又使听众与他人经验保持联系。

有研究显示，当前国内播客受众呈现“高教育水平+城市青年+深度内容需求”的特点。获得知识、形成理解，是播客吸引这些听众的重要原因。面对职业选择、家庭关系或文化现象，一场1到4个小时的长谈能够展开判断形成的过程：讲述者经历过什么，依据是什么，又有哪些尚未解决的疑问。追问、补充和观点修正，让一种判断的来路逐渐清楚。好的交谈，把别人的认识讲明白，也把独立思考的余地留给听众。

鲜活具体的生命经验，赋予文化内容以可感知的厚度。比如，有的节目用46分钟呈现“外卖诗人”王计兵的劳动与写作经历，让听众了解诗歌背后的人生。《岩中花述》中，主持人陈鲁豫与绘本画家蔡皋展开约80分钟的交谈，谈乡村教学、绘画创作，以及外婆、母亲与自己三代女性的生活。节目向听众讲述一部作品的来路，也引领听众在生活中寻找答案。

快节奏的当下，以“慢”和“长”为特点的播客迅速发展，成为数字内容生态中的重要部分。这说明，便于接触的传播方式，可以承载需要耐心的内容。大量节目以知识分享和思想讨论为主，通过两到三人的对话即可完成内容生产，制作成本相对较低，但信息密度较高。媒体人、学者和知识创作者在议题设置、逻辑分析和公共讨论方面具有优势，使音频播客成为新的思想交流空间。

视频把播客推向大众

视频播客作为中长视频与社交媒体的新结合形态，把播客推向更多受众。在平台扶持和创作者的探索中，长谈有了更多呈现方式，画面既呈现语言之外的情感，也把需要观看、展示的内容带入交流，增强了情感联结与信息浓度。

视频播客为何容易聚焦名人？这背后有生产、传播的双重动力。对于制作方，具备镜头经验和公众认知度的嘉宾，更容易成为合作对象。对于初次接触节目的观众，一张熟悉的面孔可以成为进入长谈的理由。名人参与，会扩大节目影响，但不代表留得住听众。从熟悉的人物身上发现新问题，让未被充分讲述的经验进入谈话，十分考验功力。

如今，一档完整的播客节目往往被剪辑成多个短视频，在不同平台传播。假如选题和提问总围绕更容易被剪成短片、更有爆点的情绪展开，复杂经验会被压缩为简单的结论。一些节目面对的争议，正是来源于此。

面向更广泛的公众，意味着表达承担更大的责任。一位嘉宾的讲述，可能成为听众认识某种职业、某个群体的依据。说清一个人怎样走过来，也要交代他从哪里出发，把机遇、代价与约束讲充分，不同处境的听众才更容易理解经验的适用范围。播客的亲密感，帮助节目与听众建立信任，对内容负责，对公众负责，才可能长久维护这份信任。

让更多普通人成为文化表达的主体

今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将播客纳入网络视听节目季度、年度推优范围，为优秀创作提供示范引导。播客的受众越广泛，越需要让不同职业、地区和生活处境中的经验被听到。衡量播客的成长，也要看它为多少种生活打开表达的空间。

活力，来自更多普通人成为文化表达的主体。手机录音、便捷的剪辑与发布工具，降低了创作的技术门槛。人们可以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出发，自主选择话题，形成持续的讲述。普通人可以成为受访者，也应有机会成为主播。让更多人通过播客被看见，让更多生活被听见，应当成为新大众文艺语境下播客精品化的追求。

深度，来自生活中的长期积累。一位手艺人判断材料的方法，一位基层工作者熟悉的日常细节，都可能包含他人未曾了解的知识盲区。《来去泉州》将文史爱好者长期踏勘积累的地方知识，组织成可以边走边听的导览，并提供配套图文资料。讲述者习以为常的细节，恰是旁人理解一种生活的起点。评价评奖应当鼓励这类扎根具体生活的表达。

入口，要通向真正被发现的机会。平台可以组织专题推荐，让细分题材找到真正需要它的听众。让陌生的名字凭借扎实的内容，成为值得信赖的声音。这样的信任需要时间积累，新节目也需要持续展示的机会。

节目制作的新人，可能正是某个领域的内行。同一职业的不同岗位、同一地方的不同时期，都可能带来新的材料与感受。当这些回应经过核实、整理，进入后续选题，听众便有机会从内容的接受者成为新的讲述者。这样的往来，将使播客的陪伴关系发展为共同认识生活、创造内容的关系。

播客走得远，需要新的讲述者、新的经验不断进入，也要慎重对待这些表达对公众的影响。让愿意讲述的人获得表达的条件，让扎实的作品找到能够交流的听众，更多人的生活积累才有机会成为共同的文化资源。留下值得反复听的作品，是播客的“诗与远方”。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视频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

曲艺的生命永远扎根民间现场

——从第十二届中国曲艺节说开去

赵 倩

从茶馆书场到手机里的短视频、直播，曲艺不依赖繁复道具、庞大乐队与华丽舞台，便能把历史兴衰、人情冷暖讲给众人听。它既在休闲娱乐、民俗仪式里，也在人们的笑点、泪点、乡音和人情往来里。曲艺当以怎样的形式进入当代生活？第十二届中国曲艺节提供了一个生动样本。

走到百姓身边。8场展演覆盖剧院、校园、古镇、广场等点位。其中，“曲苑撷英·牡丹绽放”牡丹奖得主惠民演出走进四川武胜县沿口古镇，在石阶、老码头旁开演，“新撂地”式演出，让观众在日常空间里感受曲艺的现场温度。

突出时代表达。开幕式以东汉击鼓说唱俑为向导，串联中原、江南、岭南、北方、西部5个篇章；评弹与西北花儿相遇，东坑木鱼歌融入了现代说唱与潮流音乐。

走近“下一代”。少儿金钱板《辣歌谣》登台，川渝学子许下“三年之约”，沈伐与徒弟王迅同台演绎“王保长”，传承在代际互动中得以生动呈现。

本届曲艺节的实践，彰显曲艺传播的独特价值。但曲艺真正嵌入日常肌理，还面临一些现实课题，比如外力推动与曲艺内生发展如何衔接。这恰是本届曲艺节引出的思考起点。

节庆的逻辑是短期集中展示，日常的逻辑则是持续融合。放眼各地，仍有地方满足于“办活动、演一场”，未把观演氛围转化为抬头可见、随时可入的文化场景，散场即冷场；一些景区文旅融合中，曲艺被片面当作引流手段，说唱沦为背景音。曲艺是方言与地域的艺术，而如今不少作品中，方言退场、地域色彩淡化问题严重。有些跨界为创新而创新，一味追逐声光电与不同表演手法混搭，口头叙事质感流失，内容空洞浮泛。此外，代际传承也不能只停在师徒同台、少儿登台的瞬间，更要接住年轻人对本土文化的亲近，用他们熟悉的“语法”讲述曲艺里的幽默与智慧。

曲艺要走进日常，归根到底要培育内生动力：一端靠阵地、空间、人才的制度保障；一端守住说唱本体，警惕日常化滑向低俗化，防止曲艺在融合场景中丧失主体性。这一辩证关系，可在承办地广安的后续规划中观察。节前系列展演预热，节后谋划“月月有曲艺、场场有特色”；借办节契机新建百余处曲艺阵地，搭起市、县、乡、村四级展演网络，并计划做强本土品牌、探索阵地专业化运营。政府部门搭好了平台，也创造了激活活力的条件。但外部条件不等于内生动力自动生成：阵地与品牌的价值发挥作用，还要看本土队伍能否自主创作、自主策划，把政策搭建的平台转化为扎根生活的力量。这同样是许多承办各类节会的地区共同面对的课题。

节庆能激活场景，但不能替代说唱现场的情感联结。能否将节会流量变为文化存量，关键在于把办节凝聚的能量转化为涵养阵地、打磨作品、培育人才、滋养观众的长效机制。行政力量尤需完成从“点火者”到“托底者”再到“守护者”的角色递进：重在价值引领、政策供给、统筹协调、创演扶持与基础保障，而将内容生产、传播运营交由专业团队，依托稳定机制运转。“马街书场”直播账号的实践可作参照：地方政府为“马街书会”常态化运转做好扶持托底，账号积累线上受众，则靠运营团队尊重长篇大书艺术特质、吃透网络传播规律的积极探索。院团应保留新作试演、常态化登台的固定阵地；直播间亦可成为当代“新书场”。创作上要建立稳定机制，让现实题材转向对普通人生命状态与情感的细腻刻画。

曲艺的生命力永远扎根民间现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守正创新、扎根烟火，曲艺方能找到真正融入日常的生存方式，持续滋养大众的精神世界。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研究员）

艺坛

本版邮箱
ysbjs@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任姗姗
版式设计：沈亦伶

历史与现实，在『会师』中对话

尹 鸿

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选择红军在木黄、重溪、懋功、永坪、甘泉、甘孜、会宁、将台堡8次会师的空间展开叙述。“会师”带有一种主题性寓言：当时与当代、当年青年与当代青年、战火青春与和平青春、理想与信念，都在“会师”中碰撞，形成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

7名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的学生和青年，深入各长征会师地。他们是寻找人、探访人、现场记录者，也是解说人、见证人和讲述人。沿着他们的足迹，观众同样走上了漫漫长征路，感受身临其境的真实感，面对当年现场、烈士后代、革命遗物，接受长征精神的洗礼。

当镜头对准红军中那些知名或不知名、胜利走完或壮烈倒下的普通士兵、指战员，对个体、微观、具体性的关注，建构起对长征的整体性认知。于都县梓山镇张军村，数十人参加红军，许多人甚至没有大名，为了让父老乡亲不再被地主军阀老爷们欺负，走上了革命征途。他们中有后来成为开国少将的曾雍雅，他一生念念不忘的是一起参军的34位同村伙伴。安徽省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师生们在江西于都县遍访乡亲，试图为没有留下任何画像图片甚至没有记录名字的红军烈士完成素描画像，让他们的在天之灵看到今天风吹稻黍千重浪的幸福生活，其情其景让观者泪目。昨天和今天，被这群“北上无消息”的孩子用生命连接在一起。

纪录片讲述了会师8天前发生在困牛山的一场战斗。掩护主力突围的800余名红军战士战斗到最后一刻，弹尽粮绝之后集体跳崖。历史现场、幸存者后代与珍贵遗物，细致还原了这段气壮山河的英雄壮举。他们跟随国家文物局首次开展的夹金山长征遗迹系统性考古调查，通过百余件出土文物考证红军翻越夹金山的行进路线；首次在电视纪录片中披露飞夺泸定桥“二十二勇士”之一刘金山手写的“思想自传”，看他用16个字，朴素、简单而无畏地描述出来的漫漫征途；长征前夕红军战士的四封家书，透露出红军彼时彼地的日常亲情、土地眷恋和从容坚定……一个个实物、一个个细节，体现了纪录片比任何虚构艺术都更加真实的感人力量。

红军渡过北盘江所坚守的花江铁索桥遗址不远处，横空出世的花江峡谷大桥同框出现。这座拥有世界最高桥梁与世界跨径最长山区桥梁两项纪录、“横竖第一”的现代大桥，不仅仅有空间联系的实用功能，更有时间联系的情感功能。两代大桥人在同一片峡谷，用不同方式书写闪光的青春。纪录片也像一座桥梁，联结了过去与现在。

相隔90多年，不同时间相同空间的青年人因为《长征，青春的会师》走到一起，致敬先烈、致敬历史、致敬理想，深刻地感受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革命豪情。 **（作者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海报。 片方供图

从《问心》到《小城良方》

苏 晓

电视剧《问心》之后，我们把《小城良方》（剧照见右图）奉献给观众，像是带着同一个问题，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同样是医疗题材，同样扎根现实，但一部往专业的深处扎，一部向生活的宽处走，解法全然不同，最终落到同一份创作的初心。



做《问心》的初衷很朴素：当时有不少医疗题材剧集，品质良莠不齐。我们想做一部真正的“医疗剧”，专业、真实。那段时间，主创团队扎在三甲医院里跟拍、随诊，跟着心外科的医生值夜班、出门诊，看他们在手术台边站十几个小时，看和家属谈话时的克制与为难，也看他们拼尽全力却依然留不住病人时的沉默。

林逸为危重患者做心脏手术的那场戏，让我印象深刻。整台手术非常顺利，可由于患者家属术前隐瞒了病史，导致患者术后突发颅内大出血，尽管全力抢救，最终患者仍没能走出重症监护室。我们没有为了“爽感”改写这个结局。因为真实的临床就是这样——医学有边界，医生有局限，不是所有努力都能换来圆满。

《问心》里没有“开金手指”的神医，只有一群在专业边界里拼尽全力的普通人——周筱风的克制与坚守，方筱然的柔软与担当，林逸的锋芒与赤诚，他们会疲惫、会纠结、会犯错，也会在一次次委屈和遗憾后，重新站回手术台。我们要表达的是，医患从来不是对立的双方，大家共同的敌人只有疾病。这也是我们的创作原则：不渲染对立，不制造焦虑，给人希望，提供出路。

如果说《问心》是在回答“医疗剧该怎么拍得专业”，那《小城良方》就是在追问“医疗剧还能拍成什么样”。

《问心》收官后我们思考：大众印象里的医疗故事总聚焦三甲医院的生死竞速，但中国更广阔的医疗日常藏在基层的小医院。老百姓求医，治的不只是病痛，还有日子里的生计与心事，这些细碎的故事却鲜少被书写。于是，《小城良方》把镜头对准东北小城的基层医院，以生活为核、以温情为底，写一个受挫返乡的年轻医生，一群被生活卡住的人，如何在小城医院里彼此接纳、互相取暖。我们想告诉观众：真正的良方不只在药房，更在人与人的彼此照拂里。

《小城良方》里有场戏，我每次看都会觉得温暖。周正患有胶质母细胞瘤，给出诊疗方案的刘铮亮也在相处中被这个“明知时日无多，仍列好愿望清单认真过每一天”的年轻人打动。一个困在过往创伤，一个直面生命终点，二人彼此支撑、互相治愈。

《问心》和《小城良方》的故事讲完了，有观众对比它们的不同：一个快节奏，一个慢生活；一个在生死边界叩问初心，一个在日常里安放生活。但在我看来，它们骨子里都是温暖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问心》不回避医疗体系的规则与局限，医生的无力与遗憾；《小城良方》也不回避基层医疗的人才缺口、资源不足，小城青年的出走与乡愁。我们不刻意美化现实，但也绝不贩卖苦难，而是给故事留有希望的出口。

写医生，要看见白大褂之下，他们也是有家庭、有情绪、有软肋的普通人；写患者，要看见他们疾病背后的生活境遇。好的现实题材创作不是把伤疤揭开给人看，而是在真实的困境里，让观众看见善意、看见理解、看见人与人之间双向奔赴的暖意。

现实主义的创作边界，远比想象中更宽。可以写生死时速的紧张，也可以写细水长流的温暖；可以立在专业的高地，也可以扎进生活的烟火。往真实里扎根，在温暖处落笔，认真讲好每一个普通人的故事，就是创作最朴素也最珍贵的良方。

（作者为电视剧《问心》《小城良方》出品人）

人物

迟金声：梨园界的大先生

朱 强



迟金声曾参与录制纪录片《中国京剧流派艺术》。 朱 强供图

梨园界有一位被称作“京剧活辞典”、教学生涯80多年的老先生，他就是著名京剧艺术家、教育家、导演迟金声。

迟金声1922年出生于梨园世家，9岁从曹连孝老师学戏，10岁登台演娃娃生。经过几年的学习、实践，他刚满20岁就在荣春社等科班教学，当上了“小先生”。中国戏曲学院教授李甫春曾说：“我的《失印救火》是在科班跟金声师哥学的。”李教授是荣春社的学生，只比迟金声小6岁。

青少年时期，迟金声边学、边演、边教学。尤其是马连良先生的演出，他和好友言少朋每场必到。他的马派戏就是这样跟读下来的。喜爱马派，又是梨园子弟，迟金声和马先生的长子马崇仁一起练功，从十几岁起出入马宅，得到马连良先生的耳提面命。师生几人经常在散戏后回到家中畅聊，研究后续上演新戏的编排整理、加工提高。长年看戏的熏陶，对每出戏的反复观摩、临摹，他对马先生的习惯、马派戏的规律风格谙熟于心。亲历了马先生数十年舞台实践，迟金声成为马派艺术创立的见证人。

1956年，迟金声加入北京京剧团，承担马派剧目的舞台监督。在马连良先生担任北京市戏曲学校校长期间，他一直代师上课，传授马派剧目。每教一出戏，他都到马先生家请示教法，遵先生之嘱“按我早年的演法教，有利于孩子们打基础”。每出戏学成彩排，都要请马先生审查、指导、验收。很多至今还在上演的马派戏，如《春秋笔》《失印救火》《乌龙院》《广泰庄》等，马连良本人并没有留下完整的录音和影像，仅有零星唱段。这些马派剧目之所以能够丰富、广泛地流传下来，有赖迟金声数十年来不断整理剧本，在学校授课，在剧团中传播。

他说，宗马派和唱马派戏不是一回事。他教过的学生既有宗马派的张学津、冯志孝等，也有宗其他流派而又喜爱马派、学唱马派戏的李崇善、黄世骧等。只要热爱马派艺术、认真学戏，他都倾囊相授。

上世纪60年代，迟金声转任导演工作，曾在中央戏剧学院进修导演专业。《沙家浜》既保留了戏曲程式化的精髓，又表现了现代人物的鲜活，为古老的京剧表现现代生活做出了开创性的探索实践。他作为导演，为这出戏的提高升华，倾注了心血和智慧。1979年，迟金声选中吴祖光创作的颇有喜剧风格的剧本《三打陶三春》，在剧本基础上，充分发挥调动自己的导演功力，把陶三春、郑子明等几个人物鲜活地树立在了舞台上。《三打陶三春》生动有趣、活泼新颖，面世不到一年就连演200多场；后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戏曲电影，风靡全国。

中国京剧音配像工程是抢救京剧“火种”的大工程，迟金声担纲总导演。音配像工程共460余部戏，每出戏、每个环节都涉及很多知识点。有的钢丝录音带要一点点手工整理、拼接；有的录音缺“锣鼓”，为保持音色一致，要尽可能从原录音中找相同的“锣鼓”补齐；每出戏的装扮、道具、舞台布置都要交代清楚。当时已年过七旬的迟金声，对每出戏都从录音剪辑开始，一直跟到排练、录像结束。20余年的录制，他可谓是由始至终，呕心沥血。

他还参与了三出戏的录制。《奇双会》是他第一出参加配像的戏。由于一直由他代替李奇一角排练，为梅兰芳先生配像的梅葆玖几次提议由迟金声配演第二版的李奇。《三字经》多年未见于舞台，除他本人无人能配。马派重头戏《清风亭》当时几近失传，他以80岁高龄饱含深情为先师配像。尤其是，他不顾年迈，不用替身完成两个“僵身”，马派“三绝”扔棍、甩帽、倒地一气呵成，令同行赞叹不已。

迟金声64岁入党，始终以优秀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2011年，他获得中国戏曲表演学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他一生低调平和，淡泊名利，有谦谦君子之风。他撰写的《马连良》一书，是研究马连良先生的第一手资料。他还整理出版了很多马派剧本、剧目表演分析文章，95岁出版了《今生散记——戏曲艺事见闻录》，堪称马派艺术的档案库。

2026年10月31日，迟金声以104岁高寿辞世。这位梨园界、京剧界的大先生，其人格品行、艺术作品如春风化雨，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24.00元 零售每份1.8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003号